

略论《春江花月夜》的修辞美

林旻晖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由景及人,情景交融,由江天海月之景联想到宇宙奥妙,人生哲理,陡然转入思乡思亲之情,让深奥的思想瞬间落入尘世,有情有意,有悲有泪,炼成了一片奇光,已经是浑然天成的艺术整体。该诗处处体现修辞之美,韵味无穷。

关键词:辞格;意象;美的幻象;叩问;美的哲思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9-0171-03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作为乐府旧题收录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清商曲·吴声歌曲》之中。此篇集大成者,格调婉转优美,抒情幽怨缠绵,诗人将意、情以及对人生哲理、宇宙永恒的奥秘融为一体,情景交融,言之有物,开创了诗歌高远的意境,增加了作品的意蕴空间。使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

熟读此诗,仿佛欣赏一幅精美的画卷,融入画中,不能自己。一轮明月高悬在空,诗人在春的夜里独自站在江边,仰望星空明月,思绪乱飞。夜的宁静,月的皎洁,诗中从月升写到月落,在月的笼罩下,让春天江边的月景,更细腻入微。思更深、愁更浓,由景移情,望着月亮,盼着团圆,想念远在家乡的妻子。云的悠然,月的挥洒更体现了诗人的离别愁绪。层层渗透,由月的无度到人的有限,但转念想到代代相承的无度之时,诗人满腹的人生体悟和宇宙永恒的哲理思想使整首诗更加的深刻隽永。本文将从辞格运用,意象布局以及修辞哲理性上来分析诗歌的修辞美:

1 辞格运用渲染美的景致

《春江花月夜》运用的主要修辞格有明喻、借喻、映衬、拟人、象征、叠字、设问、对比以及对仗等手法,虚实相生,给读者留下无限的空间想象。

1.1 虚实结合,美由心生

开篇就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挥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景象,江与海相连,月与潮共生。这里的“海”是虚指。江潮仿佛和大海连在一起,气势磅礴。而此处的春并未像其它诗中的春一样,写在阳光明媚中,而是别出心裁地抒写明月夜的春,用夜的黑暗衬托春的活力,哪怕在黑夜中,也能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触摸。那“夜”的春,那“春”的气息。而再用一个“共”

字,强调春江与明月的联系,月照江天,天地一派空旷辽阔的美妙境界,与大海连在一起,浩瀚无边。诗人对月光的观察尤为出彩,月光倾泻在世间万物上,将美妙的大千世界更是装扮成梦幻一样的银色。而后写到“芳甸”“花林”“流霜”“白沙”,无不道出春江景物笼罩在月色之中。“芳甸”乃是想象,生气昂然,生命力的象征。

诗篇通过这一系列虚实景象的交替书写,细腻的笔触,优美的辞格,让读者在诗人创造的神话般的美景中畅游,静谧的环境和朦胧的氛围,更让人产生一种静的状态,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更加幽美恬静。

1.2 借物写思,无限哀愁

诗中以“白云”借指远行他乡的游子,漂浮不定,一片悠悠;“清风浦”主要为离别感伤之地,这里托物寓情,为别离的景物和处所。“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诗人就如同诗中的白云一样,飘渺不定,为了仕途的发展,不得不远离家乡告别妻子,以终日的奔波、无奈,感怀自己对妻子的思念。诗人是多么想像白云一样自由自在,不受世俗牵绊,能与妻子共厮守。可现实的残酷,诗人也只能在青枫浦上思念家乡,思念妻子,抒发心中的无限哀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此句更让人感怀,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借“明月楼”表明月照临的楼头的思妇,正是这种离愁别绪之中,诗人不仅是感伤自己,更是感伤众多离乡之人,一种离人怨妇之情油然而生。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鸿雁”“鱼龙”本是象征物,古代传说托鸿雁、鲤鱼捎书带信。此处诗人想借鸿雁、鱼龙为远在家乡的妻子带去他深深的思念,可是就连展翅翱翔的鸿雁也无法把相思带到远方;那跳跃的鱼龙,激起阵阵水波,也只是徒劳。从而更映衬诗人思念之深之痛。这种凄苦的美,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而是通过他物的映衬烘托出来,以更加委婉地手法来表

现处事的无奈和思念之苦。

1.3 事物人格化,具有生命力

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来写,但重中有重,更在于“月”,月是主角,以其它四物来烘托“月”,正由于“春、江、花、夜”的陪衬使整首诗更加美轮美奂。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一个“生”字,将明月拟人化,赋予了明月与潮水更为鲜活的生命,有了灵动。正是这种拟人化的书写,才将春、江、月写出了人性的感情和魅力,使诗篇的美具有了活性,有了生命力。

诗中“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一个“待”字,拟人的手法,把月亮写出了情思,月色恬谧,为了见到梦中的人,月也有了感情。紧接着一个“送”字,更道出无限的追问,青春啊,人生啊,就像这消逝的光阴,被这滚滚长江之水无情的带走了。月有了活力,水有了生命,简单的一个字,将青春易老,世事无常表达的精准细腻。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月”的拟人化,在此四句中体现地淋漓尽致。“徘徊”二字点睛之笔,云的飘摇不定,映照出光与影的迷离;而把月人性化,用月与影的明灭不定,衬托月光对思妇的同情,徘徊在思妇身边不忍离去。妙笔生花之处就在于,思妇触景生情,反而思念更甚。情急之中,她想赶走这恼人的月色,可月色“卷不去”,“拂还来”,深深地依恋着她。这里“卷”和“拂”两个动作,生动地表现了思妇内心的惆怅和迷惘。同一片月色,照亮的不仅是思妇的妆镜,更甚地是照亮着远在他乡的游子,以及思妇内心的思念。然而诗人不直说思妇的悲和泪,而是用“月”来烘托她的怀念之情,悲泪自出。

全诗以“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结束全篇,曲尽其妙。用“摇情”二字,写出了诗人绵长的思念,将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诗人之情交织成一片,洒落在这一片江树上,也洒落在了读者的心上。情思摇曳,心醉神迷。给人以希望和安慰,完美地被情思化了。

1.4 美的联想,文采斐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在隐喻中道出了深深的难堪。春光将老,人在天涯,情何以堪?江水流春,流去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春天,更是游子的青春和幸福人生的憧憬。

“空里流霜不觉飞”,写在无尽的意念之中,“月”照如霜,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采用比喻的手法,突出月的皎洁纯净。通过这一系列的比喻渲染出当时诗人所处的美的景致,给人想象的空间。让人心生感慨,那将是一幅多美的画面啊,真希望时间就此停留,不为别的,只为我心中的美和无尽的思念。

全诗多处辞格的运用可谓妙哉,也正体现了修辞运用的得体性,以和谐的歌调,符合题意情境,让读者流连忘返、意犹未尽。正是这些辞格的运用,使得诗的境界更加深远,不仅停留在“春、江、花、月、夜”的表面的描写之中,更重要地是抒写了游子、思妇、离恨、闺怨之情,挖掘了人生、宇宙、亲情的更深地意境和更美地追溯。

2 意象布局营造美的幻象

意象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意象中的形象

包含情思,在不断被人接受认知的过程中渐渐被固定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意义上,从而积淀成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诗歌中意象与内容的融合,创造出情与理的意境,激活和驰骋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李为中、孟建安《得体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使得一些普通的东西、景物携带上了浓厚的文化信息,它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组合成了特定的意象,成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2]结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能让我感受到文化赋予修辞美的意义。本诗所选的意象最突出的就是“月”和“江”。虽然“春”“花”“夜”等意象也发挥了不小的意义,但“月”和“江”相互映衬,相互对比,言有尽意无穷,让整首诗在“江”“月”营造的意境中不断升华,虚虚实实,朦朦胧胧,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一种梦的幻象,似有非有,而情感在空白中,含而不露。使得诗篇回味无穷,更为动人。

2.1 “春”“花”的意象,勃勃生机

“春”“花”在诗中只是象征的意味,并未真正的存在,而诗人用此两种意象将大自然诗化,写活写透。生命的自由、活力和灿烂,在“春”“花”两物的意象之中托盘而出。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心灵酿造出一幅艺术图画,温软、柔和的春如潮水般,水阔盎然、多姿多彩的春景跃然于前。春、花本就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的到来,万物复苏,一派生气,而花的映衬又把春装点的五彩缤纷,绚丽夺目。意象的描写可以穿透事物的表象,隽永之处就是让读者玩味和体悟到其背后的特殊意味,这才是诗歌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2.2 月与江的传统文化意象

“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团圆和美满。月是故乡明,月由圆到缺,由缺到圆。总是用月来寄托远在他乡游子的思乡、思人之情。以“月”为意象,写出了月的灵魂和灵气。诗中亦没有直接的篇幅写对家乡和妻子的思念,而是通过对月的描叙,借月来表达思念之情。用“月”来烘托诗人的悲和泪。中国亦是有众多借月思家思人的名句。如:杜甫《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王安石《春夜》:“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都是通过“月”来营造一种思念的幻象,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更是用这种意象的布局,使得诗人的愁苦和思念更浓烈,更让人心醉。

“江”在诗篇中也举足轻重,用仅次于“月”的12次出现,来反复映衬月的意象,以及用“江”的流动性,更显现出此诗的动感。“江”寓意着“流水”,流动,滔滔不尽。“流水”所要表达的就是诗人感叹时光和生命的流动,一种流逝的重要意象。望着奔腾远去的江水,总有一种一去不复返、无穷无尽的意味。动感是好诗的灵魂。在这动的意象中,表达了时光的流逝、生命短促的悼惜之情,但转念又会让人想到水的不尽和绵延,一物两意,更是体现了诗人用词之绝。在这种动的、活的意象中悟的更深更透。又如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体现出江水奔腾不息,愁绪如流水一般无穷无尽。“江”是生命的源泉,思想的光亮,情怀的物象。

2.3 情感在意象中深化,形成意境整体美

“江”与“月”的相互映衬,象征着生命的两大体征。“江”的永恒流动与“月”的永恒存在,使得有限生命的“人”来感叹、发问永恒存在的“江”“月”。在诗的下篇中,由游子思妇的离愁寓在春江花月夜里,以美景折射出离别之苦;再以月、江与人生进行对比,突出人生的短暂。而在这有限的人生旅途中,离别之愁更加浓郁。让此诗更为精妙之处就是不仅让“月”与“江”紧密扣合,更让“月”与“江”这个两个意象都结合进“人”的情思,让“月”“江”“人”同为一物,浑然难分。从“江天一色无纤尘”句到“但见长江送流水”句,以月光为媒介统摄诸多意象,折射人生的短暂和渺小。又将“月”与“人”互相渗透,彼此交融,情景合一。通过这种整体的意象布局使整首诗产生美的幻象,让读者能走进诗里,不仅身心上得到美的享受,而且在灵魂深处得到洗礼。有意识的将人生融入大自然的环境里,让人回归永恒的自然,达到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展示其永恒的价值。

月色赋予了春夜灵气,江水赋予了生命的流动,花更多是让我们感受到春的生机和昂然,描绘了一幅动人心弦的春江花月夜之景。而最终这一切意象、物象的结合,使其与情志连为一体,成为了诗中诗,画中画,流传至今的千古绝唱。

3 天人叩问引发美的哲思

人以修辞的方式进入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达,也以修辞的方式进入关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理解,当人把世界的结构修辞化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成为人的世界。人与他所置身的世界可以有多种联结关系,修辞把人带入与世界的审美关系^[3]。“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所在。正是古代中国人“天人合一”观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可以感知修辞给予人的审美乐趣。人类通过修辞的方式,将本无意义的物质世界变得更有内涵,更有价值,赋予单纯的物质世界以人生韵味,哲学理性,引发美的哲思。

3.1 天人叩问,追溯人生开端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用一个设问的方式,引出了无数的思索和追问,表达了诗人对时间和宇宙的思考。诗人联系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和品位人生的况味。让读者仿佛融入到一个传奇的世界,那么澄清,那么明清,使人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忧愁和苦难。

是谁在江畔第一个见到如此恬谧的月色;光照春江的皎月又是在哪一年开始照耀人间呢?此两句历来为人称道,被称作此诗的“诗眼”。诗人由写景到自我的思考、体悟,在对自然奥妙的玄想中,展示了寥廓的宇宙意识。将人生的境界提升到更为自由的境地。一个问句,问出了世事的无奈和沧桑,陡然从美的春色夜景中引出了诗人的思考,想到了人生的短暂和浩瀚的宇宙。这种和谐的感悟,情与景的完美结合,让诗人本真的“自我”和“超我”在大自然宽广的境界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印证。

就是这一问,也问醒了诗人,让诗人能独辟蹊径,从另一个更高的角度去顿悟人生,感慨世界。

3.2 自我冥想,悟出真谛

诗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述说里,诗人联系人生,询问人生奥秘的极大深度和广度,探寻宇宙的神奇,在无限和有限中寻找答案,仿佛进入了一个纯净空灵的世界,最终在永恒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整首诗中的精髓,让诗的境界达到了无法超越的境界。由诗的单纯写景抒情到更深层次的哲理性探讨,由景到情到人,突破常规,成为一代名作。

由“月”的“亘古不变”年年相似联系到人生有限,但代代相传。这就是一种洒脱积极的人生观,由相对于每个个体稍纵即逝的生命,到人类的传承可以无限久远,用人类这种传承的久远与“年年只相似”的明月、江河得以永存。正像那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样阐述美的短暂和生命的有限。

通过诗人的反复述说、叩问,引发美的哲思。由有度到无度,由变到不变。诗人由写景升华到抒情,写人生哲理,使诗的意境更加深邃迷人,耐人寻味。此诗虽感伤人生短暂、有度,但并不会让读者感到绝望和颓废。而正是这种永恒的无度,展示了生命和宇宙的统一,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更深地感受到对生命的热爱和人生的憧憬。这就源于诗中透露的哲学思想,用常人无法触及的修辞来表达高远的人生哲理和宇宙意识,无不让人产生美的享受。天地之大美而不言,只能通过无限的寄思予以意会。使美妙的景与忧伤的情联系在一起,从有限到无限,以无限灌注于有限,使静止与流逝交融在一起,由事物的具体性上升到抽象性,达到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

综上所述,《春江花月夜》作者对诗歌辞格灵活有度的运用,渲染了这“春、江、花、月、夜”景独特之美,让我们感受到诗的灵动、清新;从诗篇整体的意象布局中,领悟人生诗意境界的创造和自然美境界的把握,从而营造出美的幻象;再从更深层次的思索、叩问引发美的哲思,让读者感受到诗歌也可以对人生、大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内在的感情世界的深切关注。内容上的意境化与诗篇背后所透露的“永恒”的哲理相得益彰,表现了强烈的生命信念和人生意念。从而生发出年华流逝的感慨以及人生哲理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2] 陈炯. 中国文化修辞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 [3] 谭雪纯, 朱玲. 广义修辞学(修订版)[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 [4] 罗渊. 中国修辞学研究转型论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5] 孙绍振. 从《春江花月夜》看意境的整体美[J]. 语文建设, 2011(2): 40-43.
- [6] 赖淑琼.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赏析[J]. 南方论刊, 2008(2): 92-94.